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酷虐　苛細　驕逸　邪佞

酷虐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歷代史官以酷吏敘傳者其貶惡亦深矣自秦網凝密不務教化滅絕仁義殘及至親上之

所行下有甚者至於守土之吏又何足論本其為術出於法家故其御民也若薙氏之去草既薀崇之又行火焉漢承秦弊凡事簡易禁網疎濶僅至刑措然吏二千石而下以能挫豪猾威震郡國為巳任者亦比比而有其弊也氷懆火烈鷹擊虎怒以刀鋸為治具流膏血於境内急若束濕害過屠伯充積冤氣鮮閒令終斯乃椎埋刻薄之人非鄉黨禮義之士任官茍失何世無之如狼牧羊誠非虛語則共理之政得不慎擇其循良也哉

漢周陽由周陽姓由名也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撓亦屈曲也所居郡必夷其豪甯成為内史抵罪家居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郡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帝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税肄郡國出入關者肄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猛虎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值當也其暴如此

義縱為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自河内遷為南陽太守聞闗都尉寗成家居南陽及至闗寗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寗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孔氏暴氏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二家素豪猾者牙之吏任用平氏杜衍二縣名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賔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鞫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奏請得報而論罪郡中不寒而慄猾民佐吏為治百姓有豪猾素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寛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史改民為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為右内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言温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

治所誅死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盗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

王温舒為廣平郡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盗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言所捕盗賊得其人而快温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以故盗不敢近廣平事具牧守屏盗門遷為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

十足為驛自河內至長安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以贓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贓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

尹齊為淮陽都尉所誅滅尤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田雲中祁連將軍廣明之弟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

禁止郡中清正

尹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鄭昌為太原涿郡太守南陽太守弘之弟也昌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罰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作役之官）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鉗釱衣服不如法（鉗在頸釱在足皆以

鐵為之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

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嘗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周紆為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雒陽錄囚徒二

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又為渤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

陽球為平原相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苛徵詣廷尉

王吉中常侍甫之養子為沛相顓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

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慄恐慄懼也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球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乃就收執死雒陽獄

魏施畏丹陽人倪覬魯郡人胡業南陽人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

劉類髙陽人歴位宰守苛慝猶甚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

所在市里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

苟晞為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晉裴盾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奥奥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著怨

王廙代陶侃為荆州刺史廙在州大行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

羊聃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一百九十人徙謫百餘人有疾見簡良為祟旬日而卒

宋趙伯符為徐兖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為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判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

五十

沈攸之為郢州刺史為政刻薄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罵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强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江謐為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常與謐情款隨謐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為有司所奏徵還遇赦得免

南齊劉季連為益州刺史東昏即位徵季連為右衛將

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徳京師多故稍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士人始懐怨望

蕭憺開為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梁臧厥為晉安太守為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後魏趙郡王謐為岐州刺史性嚴暴虐下人

元麗為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畏患之後遷冀州刺

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好殺無理枉濫
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僅殺道人二百許人
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
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
元瞻字道周任城王澄之子為兖州刺史頗愛書史而
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
薛忱為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内併
殺數人為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

于雒俟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纒一具雒俟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雒俟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合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民兵然後斬雒侯以謝百姓

胡尼為宋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為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在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享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庶人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

何如婦人不知其遲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

王質為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為威酷

元昭孝明時為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

元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

者十一二後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窺府人及商胡富人等物詐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鄭伯猷為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賂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嘗以伯猷及

崔叔仁為喻

皇甫瑒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

北齊庫狄伏連為開府鄭州刺史性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箠撻逼遣築墻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至州發摘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罵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

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坐喫人文帝聞之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

燕榮為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絶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瘡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後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

至千數血流盈前飲噉自若嘗案部道次見藂荆堪為
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
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
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
田式為襄州總管嚬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
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
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
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覊思式知之笞寧五十

其所愛奴嘗詰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袷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刼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元弘嗣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

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杙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

趙仲卿為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繇是收穫歲積邊戍無餽運

王文同為常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吏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大橛埋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

元褒為齊郡太守煬帝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

日而死坐是免官

唐蘭謨為武侯大將軍令於雒陽宮留守謨性苛刻遇下無恩縱有病者亦逼令就役小吏或懼威而自縊者詔遣案驗使者以法繩之謨以為詰已遂妄稱疾密入京縣是坐免

崔湜為襄州刺史請別開南山新路以趣商州役工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不許人行其新路每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後湜流於嶺表俄誅

戮於路山南人先苦混所役競以磚瓦投擲其尸應時盡碎而商州奏請復依舊路而行

張仁愿爲并州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尸積府門遠近震懾無敢犯者

令狐彰爲滑州節度使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踣

李選爲江西觀察使狥喜怒無辜而斃踣者不可勝紀

李實為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貞元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寵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田穀甚好繇是稅租皆不免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苗麥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為秦民艱苦之狀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二十一年有詔蠲王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剥割掊

斂聚錢三十萬貫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
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
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
貶為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實知之
繇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
韓滉為浙江東西兩鎮觀察使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
急嘗以縱人庶之殺耕牛政之蠹也巡内婺州傍縣有
犯其令誅及鄰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

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勦數十人月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寃濫相尋

于頔為陜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笞罰掾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投而死

李鄘為揚州節度使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參伍束手居人頗陷非法

王遂為沂兖海等州觀察使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

非廉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杖笞率踰常制遂既死監軍中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誡廉使

李紳為揚州節度使有舉子訴揚子江舟人不渡恐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遇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周慕容彥超晉天福中累授磁單僕棣等州刺史志性輕脫人面獸心㳂法為姦是為常態用酷虐為氣勢以

陰狡為聰明故所至以貪苛聞執事者不勝其苦然捜摘盜賊必窮隱伏宄黠之輩竄奔他境而良善之民横遭詿誤破家陷獄者不可勝紀

葉仁魯漢乾祐中授衛州刺史部内多盜賊仁魯每親自擒捕隨意殺戮濫死者衆嘗有羣賊部民聚而追之追至山林不復見賊矣仁魯至盡執追者為盜悉斷其足筋曝於林麓之下宛轉號呼數日而死

許遷為單州刺史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

部下齎割

苛細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若夫不務寛大惟尚煩苛令既滋彰民不堪命政失寛裕俗所厭勞為之師長不其爽歟仲尼所謂苛政甚於猛虎其是之謂乎

漢減宣為左内史其治米鹽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闗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

之居官數年一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經常也不可謂常法也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坐免歸家

王吉為沛相課使郡内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酒肉為賍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後漢孫堪為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

魏王思為豫州刺史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

劉類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簡驗甞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嗚呼良久類以

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係
溺入頓頭責之溺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詐問以他事
民尹昌年垂百歳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
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安用
是死人扶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晉王弘為河南尹務為苛碎後為司隷校尉簡察士庶
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練錦繢武帝嘗遣
左右微行觀風俗弘緣此復遣吏科簡婦人衵服至褰

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坐免官

宋王玄謨為雍州刺史令九品以上租役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

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初道濟以五城人帛玄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貲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又限市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民私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為亂玄奴既懷恚忿聚黨為盜

貶

北齊庫狄干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

隋李德林為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

唐潘好禮玄宗開元中為豫州刺史為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

于頎代宗大歷中為京兆尹為政苛細無大體及為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

盧惎德宗建中初為京兆尹無術學為政苛躁盧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貶撫州司馬

呂渭貞元中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煩碎

薛玨貞元中為京兆尹以勤身率下失於纖悉無文學大體

元義方憲宗元和中為福建觀察徵拜京兆尹歷鄜坊觀察使皆著程能趣辦之績然為政稍務苛刻人多怨

之

崔詠元和中為嶺南節度使為吏清刻然不知大體政號苛碎

李紳文宗開成中為汴州節度使紳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從之議者以為與下争利非長人者所宜

晉李永福高祖時為同州節度使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有詆訐錐刀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隷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雖不欺詐不貪濁然自任所見

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

驕逸

夫荷千里之寄布六條之政必勤卹而是務豈驕逸而可恣其有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罷恃其豪率不拘簡節惟誇詫以自得率胸臆以行事聲色自娛奢費無度受詞訟於遊獵畫龍虎於兵車及乎罪戾不解猶悔自掇非不幸也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後為左馮翊延壽在東郡時試

騎士試也每歲大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黄紈方領以黄色素作直領也衣於記切駕四馬傅總建幢棨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朱墨繒為之幢文江切棨音啟植羽葆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嘗職切鼓車歌車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郊駕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旁步浪切歌者先居射室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噭音叫呼之叫咷音滌翟之滌又它釣切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鞬弓衣也音居言切使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

鞮鞪居馬上抱弩負蘭鞮鞪即兜鞪也蘭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丁奚切鞪莫侯切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鼻也又曰鐔似劍而小陋鐔音淫又音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假謂過貸也繇讀與徭同及治飾車甲二百萬以上御史大夫蕭望之劾奏延壽延壽竟坐棄市

魏畢軌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在州名為驕豪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郡人衞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晉魏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後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宋臧質為徐兖二州刺史奢費無度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

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獄所民或相逢不識
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
周朗為盧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
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
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
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
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
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後魏元志為揚州刺史晚年眈好聲妓侍側將百人羅服珍麗冠於一時

李訢為相州刺史獻文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

北齊高季式為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飲朝廷知而容之

唐李邕為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性豪侈不護細行

嚴武為成都尹蜀土頗饒珍産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悅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斂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狡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之言亦不之顧

裴均自江陵節度使入為僕射未幾出鎮襄陽居兩府凡十年荒縱無法度士流以為穢恥

晉房知温為兗州節度使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

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有幕客顔衎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曰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斯賢者疾之已甚之言也然而詩曰思無邪蓋將舉直以錯諸枉者也傳曰遠佞人蓋惡色取而行違者也若乃受專城之寄總方伯之任利姦而為用希世以取容或謟

事權貴致毒良善或潛行賂遺苟圖爵寵阿上意以媮
合匱民力以市恩下不聊生自為得計斯先王之法所
深惡者也亦復為英主之所察致偽行之靡顧彰厥心
迹蓋無幾焉所以前訓謂其孔壬先聖言其厚貌者良
謂是已
後漢移良安帝時為弘農太守時太尉楊震為中常侍
樊豐等共譖遂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
楊亭飲酖而卒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陜縣留停震喪

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郵境上行書舍也

晉荀晞惠帝時為兖州刺史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發信旦遣暮還

鞠仲為慕容德青州刺史德僣位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

康光武之儔也帝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宋劉德願孝武時爲秦郡太守性狷率爲帝所狎侮帝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氏之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南齊崔慧景武帝時爲南郡內史梁南秦二州刺史又

為司州刺史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帝以此嘉之

劉悛武帝時為益州刺史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

後魏長孫道生明元時為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帝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寇臻字仙勝獻文末為中川太守時雒州刺史馬熙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

薛懷吉宣武時爲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

懷吉散騎常侍 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

莫度之庶子

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奬勞賔客曲盡物情送去

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黙然而返旣指授

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

繼至逺於將别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

貴賤若此

韋景孝明時爲武威太守内官賈燦與元乂爲黨廢靈

太后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焉景承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

北齊敬長瑜為廣陵太守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士開以畫屏風詐為長瑜之獻齊主大悅駿啟尋至遂不問焉

隋魚俱羅煬帝時為趙郡太守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

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王世充為江都郡丞煬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繇是益昵之

唐趙元楷太宗時為蒲州刺史貞觀十二年駕幸其境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飼羊百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帝知

而數之曰朕巡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
卿餉羊養魚彫飾院宇此乃亡隋獘俗不可復行當識
朕心改卿舊態

黎幹代宗時為京兆尹大歷九年七月以旱故祈雨於
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幹與巫覡
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幹又請禱於文宣王廟帝聞
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
俄而澍雨豐霈朝野相賀

陳少遊歷晉鄭二州刺史厚斂財貨交結權右以是頻獲遷擢後除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俟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索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福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

請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遠僻但恐不生還載覩顔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内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歷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長史淮南觀察使所在悉心綏緝而

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安焉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巨累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等繇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

宋晦為虢州刺史與元載賄交率百姓採盧氏山林為載製造東都私第并私致書結載子弟及主書卓英倩載得罪晦遂為百姓所發帝初猶疑下憲司訊鞫悉自款伏自同州刺史貶澧州員外司馬

杜亞德宗時東都留守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

鄭式瞻為衢州刺史進絹五千疋銀二千兩德宗曰式瞻坐事已詔御史按問進物宜付左藏庫

裴肅德宗時為常州刺史鬻薪貨炭案牘百價之上皆

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

盧徵德宗時自戶部侍郎歷同華刺史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至端午降誕所獻甚微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所進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

裴均德宗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均素與內官左神策護軍中尉竇文場善有崔太素亦得幸於文場太素一日晨省文場文場卧帳中賔客填門獨引太素入卧內

太素自謂文場之眷極深徐觀後床一人寢方醒乃均也太素大慚而出

李錡爲湖州刺史是時李齊運獨被德宗恩顧計從言行錡累以吳中寶貨密輸齊運繇是遷潤州刺史

范傳正憲宗時爲宣歙觀察使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韋而不至甚敗

李修歷坊州絳州刺史餙厨傳以奉往來中貴及賔客以求名稱後爲京兆尹顓務聚斂貢獻以希恩寵班行

正直之士多潛見誣毁時人爲之側目時憲宗方切於貨財以浙西宣歙皆號富饒遂與王遂同拜觀察使數歲以病歸闕庭未朝見而卒人皆相賀

李道古爲鄂州觀察使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憲宗

裴弘泰文宗時爲鄭滑節度使奏緣妖星見爲國設三千僧齋

劉源文宗時爲銀州刺史請置營田事多不實或朝廷

遣使至邉上源必先令下吏多驅馬皆負布囊實之以土聲言運粮於屯田百千馱之中或致粟麥之囊一二因潛為識認於使者前私決其囊以遺之用取信於人而廣以財賄交通遂擢授夏州節度使又虛增監牧馬數以取其度支供給時人知其贓仗倚權倖有司不敢舉劾終不寘於極法議者以為幸

馮行襲哀帝時為金州節度使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梁王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

後唐段凝仕梁為懐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悦二年梁祖復北征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

楊思權為邠州節度使進新修佛寺圖思權前帥禁軍倒戈入岐州違負朝廷獲節旄之賞心嘗愧畏邠即思權故里遂率民修寺冀銷陰禍故也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七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懦劣　失政　專恣

懦劣

夫居專城之任責共守之功既須才賢必資果斷乃可以外申幹國之力内成庇民之術者也乃有巽耎無立骫骳苟存處金湯之固委符於外寇挾兵衛之勢歛衽

於凶徒條教靡行僚吏不率政歸於下民無攸措豈惟敗事之責蓋成滅身之禍書之於册良可羞焉

後漢劉度為荆州刺史桓帝延熹三年武陵蠻寇江陵度與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旌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桓帝聞之徵肅棄

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閭門拜家一人為郎
甘定為蒼梧太守延熹五年長沙賊起寇桂陽攻沒蒼
梧取銅虎符定與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焦和為青州刺史靈帝時黄巾羣盜處處飈起而青郡
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
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羣神又恐
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陥氷丸以投於海衆遂潰散和亦
病卒

劉璋襲父焉為益州牧性柔寛無威畧獻帝建安初督義司馬張魯據漢中以璋闇懦不復承順十九年蜀先主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歳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忍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

宋周嶠為吳興太守文帝元嘉末元凶劭弑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懦怯迴

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南齊戴元孫爲汝陽太守太祖建元元年北土黄𤜶文勉德冦汝陽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
房法乘爲交州刺史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録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别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

之曰使君静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孝武仍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梁謝覽為新安太守高祖天監九年山賊吴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新安叛吏鮑叙等與之合攻没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

袁君正為吴興太守高祖太清末侯景亂賊遣于子悅

攻之新城戍主戴僧勸令距守吳人陸映公等懼不勝賊逐族其家乃曰賊軍甚鋭其鋒不可當今若距之恐民心弗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女子君正因感疾卒

陳蕭乾為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廸兵粮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

後魏房伯祖為歷城郡内史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

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

皮喜為豫州刺史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

乙瓊為濟南太守時逆賊劉桃攻郡瓊踰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瓊乃還郡

崔道固為北齊郡太守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饑弊道固雖在位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

王衍為兖州刺史屆治未幾屬爾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為其攻逼衍不能守為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

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

隋史祥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途

唐韋光裔德宗建中中為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而光裔懦弱不任職乃以李元平代之

李元平自湖南觀察判官為宰臣關播所薦授檢校吏

部郎中兼汝州别駕知州事既至郡募工徒繕理郛郭李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將李克誠以百騎突至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恥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慢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後唐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為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彦瓊監守鄴都廪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彦瓊將

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趄聽命及
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瓌望風敗走亂兵剽刧坊市正
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
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寮佐謁趙在禮望塵再拜請
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畀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
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

失政

牧守之任本乎長人提封之内所以觀政蓋夫知微卹

隠恕已愛人之謂仁摘姦屏盜抑强扶弱之謂明敦本務農立學阜俗之謂化惡衣菲食約己奉公之謂清反是四德政何有焉民何仰焉中世而下乃有專務縱弛致紀律之靡修失於簡御俾羣下之肆暴或懲於保障之義或乖夫惕厲之訓或偏執而違道或詐矯以市恩或委任非其人而亂乎倫理或酣縱過乎度而成乎湎淫斯亦何以綱紀列城表正庶吏至有罹厥刑典以被廢黜者固其宜哉

後漢向栩為趙相及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孔融為北海相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詞氣温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疎

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别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黄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鄄欲附山東外接遼

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
袞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
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俊之士備在
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强國融
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
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
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
陶謙為徐州刺史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

多歸之而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瑯琊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踈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禍由是漸亂

劉類為弘農太守郡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安用是死人扶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

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

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

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初單

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

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巳之地數來擊琨琨

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

鄭冲為陳留太守以儒雅為德莅民不為幹局之譽

王機為成都内史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

王澄為荆州刺史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懐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别駕委以州府

殷仲堪出鎮江陵時以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分陜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乃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恵

宋蕭思話為丹陽尹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

引咎陳遜不許

張淹為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膏烙佛百姓有罪使禮佛

贖刑動至數千拜後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

南齊虞悰失志不仕王敬則反取悰監會稽郡而軍事

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悰以不豫事得全

謝朏為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王

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後魏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值州内饑儉民人困獘志存隐卹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州良刺史也

劉尼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事日甚少

馮熙為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毁分用大至頽落

北齊李元忠魏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

績

徐之才為兖州刺史在州無所侵害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

隋丘和為代州刺史煬帝北巡過州和獻食至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甚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

衛元字文昇與代王留守京師大業十一年詔元安撫

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元竟不能恤而官方壞亂貨賂公行唐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

唐任瓌為徐州總管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

侯希逸為淄青節度政事怠惰尤崇釋教且好畋遊興工創寺宇軍州苦之

崔寓為河中尹代宗廣德二年秋河中府鎮兵叛大掠

河中廨署及居人廬舍貲貨不可勝紀葢寓失政故也時
將征蕃寇寓發防秋將行為法不一衆遂叛終夕乃定
王翃為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滻水翃備
頓肉敗粮糲衆怒借以為名而叛翃奔至奉天
杜亞為揚州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時陳少遊征税繁
重奢侈僭濫之後又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
之至革剗舊獘兾以康寧亞自以臨當公輔之選而聮
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但招引賔客談論而

已

孟簡為浙西觀察使初李遜㢘問越俗勵心為政抑士族太過而編户恣横及簡莅政一皆反之農估賤夫多受其弊當時議者謂兩未適中

李德裕為揚州節度使先是府庫倉廪節度使交代例皆申奏州帑藏見在者八十餘萬貫匹德裕所申奏交割止於四十萬仍元未到已前張鷺知留務又用其半德裕之黨不知以為府庫虚竭欲發制使鞫問前節

度之罪時宰相李固言得交割之數於前淮南節度副使張鷺宰相李石因許德裕再具交割人數申奏德裕既知隱沒事巳彰露遂錄軍資雜以朽敗奇零之物廣爲數百萬之數上聞仍以表自陳初到疾病爲下吏所誤且請自罰兼罪胥吏以解其過當時補闕王績魏謨崔讜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抗疏論之中外黨庇事竟不行

梁李思安乾化元年爲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仗

鉞久矣得是殊不快但因循宴安無意為政及太祖出軍以候騎之設落然無所備而復壁壘荒圮帑廪空涸帝怒甚遂貶柳州司户尋以怨望斬之

後唐王瓚初仕梁歴兖華等州節度使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炤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壻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縁為姦

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為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彦瓊者以伶官

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巳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得以窺圖
袁建豐為相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委州事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李從璋為彰國軍節度使明宗天成中以璋昧於政理詔歸闕
張進為鄭州防禦使與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

晉皇甫遇歷團練使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高祖入都自襄鄧移領中山與鎮州叛臣安重榮結姻好仍移上黨改平陽咸以憸人執事政皆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毀之時朝廷姑息羣帥莫之敢訴

張景遷前為登州刺史為三司所奏景遷自到任至得替月日合徵去年秋稅課利等比並諸州係欠最多其官吏省司已行決罰其張景遷伏候進止勑張景遷宜

降階爵各一級勒歸私第

漢王松初仕晉權知青州軍州事松性坦率不事邊幅樂於歡宴政事不治人士譏之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廣順三年十一月入朝有本州民張州僧智温等十餘人捉鳳馬於皇城門訟鳳在郡不道勅遣通事舍人劉言控鶴官二人監鳳下御史臺收繫又為宋亳宿三州刺史部下綱紀號宋蠻刀孫矩者始隨鳳為暴至是委以心腹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

矣

專恣

書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斯蓋聖人立言垂訓以警乎臣子之亂大猷者也乃有剖符守土分憂治俗憑恃恩寵廢格科法聽訟由其喜怒任人係乎愛憎戮辱俊良刻轢黔庶或前吏不由中覆或宥罪非從詔令以至露兇戾之迹形貪黷之咎侈汰自任逸豫無度小則瘝官而廢職

大則亡身而覆族書良史之筆為吉士之笑固與夫守靖恭之節樹謙讓之德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千載之下其鑒之哉

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史闕郡名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黎扶封軑侯元封九年坐為東海太守行郡擅發卒為衛當斬會赦免

後漢魯平為陳留太守請郡人李充署功曹充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晉申儀魏末為魏興太守時司馬宣王平孟達於新城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宣王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乃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

宋褚叔度晉末為廣州刺史晉安帝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等窘迫詣交州歸降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

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為奮揚將軍坐不先上為有司所糾詔原之

南齊李叔獻交阯人初從兄長仁殺交州刺史據州叛數年病死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遠軍司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不服從發兵守險不納

煥煥停爵林病之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繼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三年以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毛世祖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梁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

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所用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奢麗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周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脚

後魏濟陰王誕爲齊州刺史家人奴隷悉廹取良人爲婦

元麗爲雍州刺史其妻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馮熙為雒州刺史因事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

北齊高慎為光州刺史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

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因喜飲酔擅免境内囚誤免闗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

庫狄伏連為鄭州刺史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捶撻逼遣築墻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每巡省管内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容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高祖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非虚又贓穢狼藉遂賜死

唐段綸高祖武德中為益州總管于時巴蜀初降得以便宜行事承制拜授益州富饒而綸生殺自己乃高下恣情多所凌傲有人告綸將反遣使翾之無狀徵還京師

張虔陀明皇天寶中為雲南太守倩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不應虔陀遣人駡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怒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

張登德宗貞元中為漳州刺史暴狠貪冐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為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非一其不堪辱有縊死者部人蔡化訴于闕下詔命就鞫幽死州獄

于頔貞元中為蘇州刺史雖為政有績然横暴已甚追

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峴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陜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笞罰掾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投而死

嚴礪貞元末爲東川節度使擅籍没管内官吏居人等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税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死後爲監察

御史元稹劾奏之

崔元畧文宗太和中為京兆尹以徵畿甸放免緡錢萬七千貫為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畧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

庾威太和中為湖州刺史貶吉州長史以御史臺所奏威為郡日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鵝鴨等並估計出稅差軍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撿責剩

徵稅錢四千九百餘貫
王晏平開成初為靈武節度使擅將官馬四百一十五
疋并旗旛罷械六千一十七事歸東郡私第河南府奏
之准勑收納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九至七百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枉濫　　譴讓

枉濫

以私害公厥政用壊依勢作威其下安仰自漢承秦弊訓俗務刑酷暴餘風董猶相尚故有任氣以逞文致其罪懐詭詐以巧詆挾釁隙以仇報倚法以削論死非一

覆盆曷炤往想莫獲亦有識用不敏聽斷罔審不辜是殺寃氣由集天監在下咎徵乃見自茲以降世或有之秉心姦回虐下滋甚乃至誣搆其狀本非服辯憑縱所欲顯在規求政以賄成民用愁歎是知長人之寄可不慎柬其循良哉

漢張敞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勲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比例也音必寐切而敞奏獨寢不下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

案驗賊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切又人餘切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按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言汝不欲望延命乎乃棄舜市

東海太守史不書姓名郡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

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切）其後姑自經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詞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切）吏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前孝婦不當死太守強殺之咎黨在是乎（黨音他郎切）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

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汝南太守（史失其名）欲枉殺人決曹掾周燕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

山壽為商利侯代郡太守宣帝元康元年坐故劾十人罪不直免

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收宛令劉立立與曲陽侯有親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勑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謂其不知立有所持挾以自免脫

後漢會稽太守史不書姓名郡人孟嘗仕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

罪嘗先知枉狀備言於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任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

曹紹中常侍曹節從子也靈帝時為東郡太守建寧中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郎中謝弼上封事左右惡其言

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紹忽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段紀明為司隷校尉初蘇不韋父謙為李暠掠死獄中不韋既復暠之仇後太傅陳蕃辟不韋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紀明與暠素善後奐與紀明有隙及紀明為司隷以禮辟不韋不韋懼稱病不詣紀明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為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

子告不韋多將賔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紀明為陽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侯參中常侍侯覽之兄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罪皆誅之没入其財

周紆為齊相頗嚴酷齰任刑法坐殺無辜左轉博平令

魏公孫度漢末為玄菟郡吏稍遷兾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滎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曩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是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立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故西河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其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尸誅其宗族

晉顧壽交阯太守參弟也參卒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走得免起兵討擒之付壽母令鴆殺之

南齊謝瀹為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刼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為刼乃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為道優所誹謗横劾為刼一百七十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為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啟度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欵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

後魏趙郡王謐為岐州刺史孝明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使簡罽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恟懼衆遂大呼屯門謐登樓毁梯以自固人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喻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鑰乃罷謐州

趙邕為幽州刺史在州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
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
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
安研簡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
唐鄭式瞻為衢州刺史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郎山鑿
銀式瞻誣銀工枉殺十餘人人寃之
杜亞德宗時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賊發雒城
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於北部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

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褱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褱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決亞迎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帝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

冤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

元素由是為時器重

杜兼貞元中為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聞乃得自恣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使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

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嘆之

李紳文宗開成中鎮維揚有顏氏女殊色為游客吳湘所聘吳湘即江都縣尉也與紳爭婚顏氏紳怒其無禮拾贓罪奏而殺之非游客也紳屢求之意欲遺李德裕為湘所拒乃誣以他罪害之顏氏尋亦自裁

後唐韋堅知徐州事百姓楊知元詣闕訟堅知元割耳稱冤堅賂權勢請知元歸本道推劾洎至枉殺之憤痛

之聲聞於遠邇

張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樸滯凡百姓有詞訟取先訴者得理以是人多屈濫為時所非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鳳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尤為不道嘗斷殺賊丁鸞而納其室又民家女趙哥者許嫁李誨未成婚鳳逼納之母楊辭以女許嫁不可鳳叱之與三繈携之入第楊號泣告訴鳳怒召李誨及

行媒崔氏幷楊氏三人俱決杖五十經兩月餘楊氏又號於州門鳳出趙哥見楊子母俱鞭臂十七仍配趙哥為州妓又鳳妻兄劉遷納州民馮氏女為妾馮氏母詣州訟遷鳳召遷與馮氏母俱杖之馮氏訴有娠鳳鞭背十七遞之外鎮又成武縣僧智源弟子智佺竊智源錢十八千告官勘鞫伏罪其弟子誣師與尼姦械繫智源六十餘日須令伏姦鞭脊十七盡沒其資財又單州民張翰張珪姚誨等訴男張弘滋等被趙鳳巡捕時拷掠

令伏與賊通納賂方免

譴讓

秦開郡縣之制漢重牧守之選崇其服章授以符契自兹厥後其寄彌隆所以分宇烝黎大暢王澤其有馮朱轓之軾據黄堂之坐遐棄厥職罔思其憂忘卹緯之義昧守罷之道奉制令而不謹决爰書而多誤或巽懦不事沉湎自安投殳乖方代庖違舊虧損於儀序受譏於謡詠以致綱紀廢墜圖籍參互枹鼓競發獄訟滋豐虧

共治之規頰切責之詔既速官謗用干刑書皆著於篇以警厥後云

漢嚴助武帝時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無善聲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懷思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越種非一故言諸　北枕大江間者濶絶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從音子容切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絶之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故

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者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自欲入奉也又曰最凡要也詔許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無方而室若車輪之歸於轂也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從音子容切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謁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禄大夫侍中

黄霸武帝時為汝南太守坐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免為鬼薪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奉詔令

公孫度武帝時為南陽太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詰公車度留不遣免為城旦

郝賢武帝時為上谷太守坐入戍卒財物計謾免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

公孫戎奴武帝時為上黨太守坐發兵擊匈奴不以聞

免

黃霸宣帝時為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闗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劾之軍興運賍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郎欽奏宣行部乘傳去法駕（行音下更切傳音張戀切）駕一馬（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

後漢王梁光武時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雒陽城

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讙譁雖蒙寛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以梁為濟南太守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後為武威太守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

謝庚吾章帝時為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晉袁耽為歷陽太守成帝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

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强盛朝野危懼王導

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

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

宋袁豹晉末為丹陽尹坐使徒上錢降為太尉諮議參

軍

張永明帝時為左將軍會稽太守有賔客謝方童阮頃何逺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乃降號冠軍將軍

檀韶為瑯邪内史坐六門内乘輿白衣領職

蔡興宗為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為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帝怒貶號平西將軍

南齊王琨初仕宋明帝時為呉郡太守坐在郡用朝舍

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
光祿大夫後為會稽太守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將軍
王倫之為豫章太守武帝韋瑯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
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
裴昭明明帝時為廣陵太守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
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
後魏陳建文成帝時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
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皮喜為散騎常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寛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韓均獻文時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軍事均懐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言後均所統刼盜頗起詔書誚讓之

王襲孝文時為并州刺史車駕詣雒路幸其治民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敎也帝聞而召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准降號

二等

元修義孝明時為秦州刺史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塟陵城靈太后曰收塟之恩事由上㫖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元弼孝明時為河東太守太原太守韓伯華為弼所辱其姪子熙乃泣訴朝廷詔遣按簡弼遂大見詰讓

隋梁彦光高祖開皇初為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帝聞而譴之

韋冲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高祖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太守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寛貸竟坐免官

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鍪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唐顧少連德宗時為京兆尹京兆上言好時風雨雹傷夏麥幅員二十餘里帝命縣吏與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少連巳降有差

裴行立為費州刺史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勑行立違制書迂路詣觀察使宜罰一月俸料觀察使郗士美不舉奏罰一季俸

裴瑾為金州刺史以上供違旨條限為度支所奏罰一季俸料屬官免殿者八人

柳公綽為湖南觀察使崔芃為江南觀察使元和七年三月勑公綽崔芃所進絹等所司奏聞各有欠少事緣貢獻皆合精詳致使闕遺固非審慎柳公綽宜罰兩季

俸料崔芃罰一季俸

袁滋為襄州觀察使有李洪者嘗為前觀察使于頔推官按罪深刻以奉頔之指使有小卒吏為洪所鞫不勝其怨因抽佩刀以斫洪數瘡頔為洪殺卒吏歸洪於汝州及頔坐事降責則洪之前過益彰既配流之出襄州軍吏謀刼洪以殺之滋知之慮其亂因杖洪十五而後上聞為御史所舉罰一月俸料

李銛為京兆尹坐縱獄罰一月俸初鄠縣人崔昜簡與

堂兄立數以財競他日陰使奴殺立而埋之有發其事者易簡博陵右族且多姻戚之援銛因其殺立而不使窮究罰推官而杖其典及縣尉陳中師移攝法曹重按之帝命御史臺覆得其情且言奴殺立而易簡酬以錢帛具獄上奏故罰之

王遂為鄧州刺史元和九年御史臺奏遂輒詰觀察使有違前後勑文遂坐罰一季俸

趙宗儒為河中尹晉絳慈隰等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

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貫坐罰一月俸

烏重胤令狐楚魏義通並為懷州刺史穆宗長慶元年六月知懷州河南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韋珩奏論當州元和九年秋至十四年夏准聖旨額外加徵并節度使司簡見苗徵子及草等共計五百六十萬三千五百八十石束勑曰前刺史烏重胤等並位居守土職在牧人加税縱縁軍須豈得不先聞奏遇赦雖當原宥亦合量有科懲烏重胤令狐楚魏義通等宜各罰一月俸料

知州官釋放

劉遵古為京兆尹長慶二年六月詔曰遵古官守尹寺所寄非輕奏事之間先須摭實闕於詳審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遵古前奏于方等陰事及有詔獄遂令所由潛羅元稹私第為稹所斥故坐罰

崔元畧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敬宗寶歷元年四月詔元畧宜削兼御史大夫元畧為京兆尹誤用詔條畿内放錢萬七千貫侍御史蕭徹於閤門彈奏詔命刑部郎

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鞫其事不謬故有是命

殷侑為江西觀察使寳歴二年三月侑上言請於洪州寳歴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置戒壇須示薄懲用警方任罰一季俸料其戒壇勅停

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奏當道未具戒僧尼等願因降誕之月於當州開方等道場凡私度之人皆與正度詔曰不度僧尼累曾有勅傳師既為

藩守合奉條詔誘致迷妄須示薄懲罰一月俸料戒僧
勒停
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文宗開成元年九月巳卯詔罰
君奕兩月俸以舊制西蕃非賀正賀冬繼好使臣不至
論屈熱等不由三事而來節度使宜留之奏聽朝旨君
奕不遵舊制故有是罰
李頵為鄭州刺史開成三年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
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並抑勒歸邑役其刺史李頵

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鄭復為京兆尹開成四年六月勑罰復攝祭在郊外信宿不辭臺丞御史中丞高元裕舉舊事以請故也

裴弘泰為鄭滑節度使開成四年十一月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繫囚雖曰竭誠且為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

後唐孔知鄴明宗天成三年為濮州刺史先為船糧安稱逬却人戶奉勑大駕省廵六師屯聚覽有司所奏慮軍食稍虧須議轉般然後供贍事非獲已理在權行而濮州地里匪遥戶民不少纔承旨命廣奏逋逃及降條流却申齊足頗驚聞聽猶涉因循盖撫馭之無方致黎氓之暫惑既乖體國何以濟時尚緣裝發已齊轉納將畢聊從薄罰以誡衆多孔知鄴罰一月俸

曹廷隱為齊州防禦使天成三年以舉奏失實配流永

州
張進為鄭州防禦使咸繼威為副使明宗長興元年五月敕自張進等或位分符竹或職倅郡城殊乖警備之方致此絃轂之苦更容虛誑不戢元隨須舉憲章以為懲戒宜勒停見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
欒縱之為磁州刺史縱之迂踈在郡弛於撫馭每王人經繇傲睨不接藉藉言之歲餘罷之
馮暉為興州刺史末帝清泰初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為

興州屯乾洮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

康承詢為丹州刺史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停任配流鄧州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亂承詢奔鄜州故有是責

晉郭重義為内園使留守雒京高祖天福二年七月勑重義先因張從賔作亂之時收田承肇妻女入宅宜收身定罪以聞者詔決杖勒停所職

慕容彥超天福中為濮州刺史違法配斂貸官麥造麴

俵配部民及移典潁州為濮民所訟詔下御史臺獄彦超伏罪漢祖鎮并州上章救解朝廷不得已曲法減死配流房州

王徹為懐州刺史天福中坐斷獄不平罰征馬十匹

陳延福為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為民任行通所論創置支計司迴圖錢物及改移市井末利下御史臺鞫云其支計迴圖是本州舊事改移市井充公家使用勑曰陳延福位居牧守首被訟論移市肆以創迴圖已彰

生事假役夫而科採捕猶驗擾人但以稱贍本州云承

累政雖除姦革獘全昧經心而案罪計贓未明人已聊

從懲罰用顯含洪宜罰征馬十匹放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御史臺奏

鳳在任日殘虐百姓非理科率十六事勑趙鳳縣承委

寄合稟憲章臨民不利於撫綏率性但聞於兇暴沿淮

巡寇當年之殘忍難名近郡須條在任之貪虐猶甚奪

部民之妻女率州戶之資財招納賊徒搔擾生聚爾不

奉法國有常刑其趙鳳宜削奪在身官爵賜自盡

石仁贇為申州刺史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責授右清道府率先是命諸道州府悉於京師創修邸院時仁贇方為郡守不時禀命故黜之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九